



湧泉珠

四川民間故事

目 錄

四姊妹 (1)

涌泉珠 (9)

祭灶 (29)

九姑娘和石郎 (37)

后 記



四姊妹

当盤古一斧头把天地辟开的时候，世間还很荒凉；五谷不生，四季不分，水是渾濁的，气是齷齪的，人們的生活很不快乐。

西边有座西山，山下住着西山老人。他有四个女兒。

一天，老人把四姊妹喊在一塊，吩咐說：“姑娘們，你們大的，年已二九，小的，年滿十六，都不是小孩啦，成天只曉得閑

低。上山打不了凶禽猛獸，入海降不了惡蛟毒龍，這樣下去，還
成個世道？都給我出去學個手藝吧！”

西山老人說完，大姐往東方去了，二姐往南方去了，三姐往
西方去了，四妹往北方去了。

隔了些日子，四姊妹都回來了。

大姐學會了綉花，二姐學會了磨鏡，三姐學會了打車子，四
妹學會了推磨。

西山老人聽說，心里一快活，便要看看女兒們的手藝。

“姑娘們，今天把你們的本領都施展出來吧！看看哪個的本
領強。”

四姊妹聽得這話，便哄鬧開了。

“我磨的鏡子亮得耀人眼睛，黑夜也能照見人。”二姐第一
個開了腔，顯得很得意。

“我打的車子百式百樣，推起天搖地轉。”三姐不服氣，搶
着把話接下去。

“爹！我的磨子，周圍有十里大，我輕輕巧巧地就推動了。”
四妹搖搖她爹，向二姐三姐白白眼。

“我綉花認真綉，一針也不漏。人說，這就是真本事。”大
姐最後才說話，話里充滿信心。

三個妹妹噗嗤一聲笑了。她們心想：大姐是大笨，一定沒學
到本事。老人一看又要爭嘴了，赶忙喝住她們，要她們從大至
小，挨一挨二地做來看。

大姐一聲不响，擺開綉花架子，拿出金針、五彩綫，綉起花
來。她才抽了三針，花就綉好了，是一朵籬筐大的牡丹花。她又
抽了三針，粉紅花瓣的周圍，便配上了綠蔥蔥的叶子。真是好看
極了。

西山老人看了，連說：“這是世上的第一朵大花！”二姐一

听，扁了扁嘴，說：“再大也不过是綉的花，聞不得，戴不得，搬在衣上穿不得！”

大姐不作声，把衣袖向牡丹花輕輕一拂，立刻，叶片就搖擺起來，花瓣就攤开了，露出黃絨絨的花蕊，香气直鑽人的鼻孔。

二姐哪能服气，从怀里摸出一塊銅鏡，坐在西山頂上，澆了些山脚下海子里的水，磨起鏡子來。她才霍霍霍地磨了三下，那銅鏡便透明透亮了。三姐湊过去瞅了一眼，說：“亮是亮，連人都照不見，上不得梳妝台。”

二姐受不得話，沉着紅紅的臉蛋，摸出一張帕子，把銅鏡微微揩了三下，鏡面就發出灼人的光芒，热得她爹急喊拿扇，姊妹們急忙寬衣。大家忙了一陣，再看大姐綉的牡丹，喔哟！花都焦在枝杆上了，叶子都燃起來了。二姐这才轉气为喜，坐下來又要澆水磨鏡了。

这时，三姐喊声：“慢來！”就跑到海边，拿出金斧头、銀鋸子，砍了一根梭罗樹，叮叮噹噹响三声，打了一架水車。她把水車放下海子，汲了一下，海子里的水就干了一小半，她又汲了一下，海子里的魚蝦就吵嚷开了，三姐这才轆轤轆轤推起車子，飛快地跑進白云。大家再看海子，海子已变成一个小水凼了。二姐便磨不成鏡子了。

四妹輪在最后，早就止不住心發慌，手發痒。她不等三姐走上三步，便把磨子搬出來。只見她把海子对面的东山，象提酒壺似的便提進磨子，輕輕地搖动了磨手。磨子沙拉拉轉三轉，大山就被吞光了。磨子又沙拉拉轉三轉，磨縫里便飛出成千成万的石头，鋪在三姐的前面，那水車就推不动了。

三姐放下車子，轉身找四妹出气，二姐丟下鏡子，跑过去要跟三姐斗嘴，大姐也忍不住一肚子委屈，打算和二姐評理，二姐一閃，三姐一冲，四妹以为攆來了，一跳跳到老爹背后躲起來。

“姑娘們，還瞞什麼！看，你們把這兒弄成什麼樣兒啦！”西山老人生氣了，瞪了會眼睛，吹了會胡子，喘了口氣，“你們的手藝錯倒是不错，就是教人受不了。手藝么！是給人們造福的，你們福造不了，白化了功夫，白過了時光呵！方圓十萬八千里都曉得你們去學手藝，人們是要看看你們的本事的，你們就這樣鬧得烏烟瘴氣，天翻地復，人眾會罵你們，我老头子也會氣死呵！咧着嘴巴做什麼？大家不想想，都是大人啦，還盡使小孩脾氣。姊妹家，总要親親熱熱、和和氣氣才好呀！”

西山老人一席話，把四姊妹都羞住了。

第二天，方圓十萬八千里的人眾都來了，他們都來看看四姊妹學了什麼手藝。消息傳到了三十三天，三十三天的菩薩都來了，消息傳到了九十九洲，九十九洲的神仙也都來了。

一個腦袋光禿禿的菩薩問二姐：“是誰燒過西山，山岩都變得紅焦焦的？”二姐臉上一熱，趕忙走了。

一個白胡須的仙人問三姐：“三姑娘，為什麼海子不唱歌不說話了呀？”三姐心里跳了几下，默默地跑開了。

一個才回家的隔壁大嫂問四妹：“海子對面東山几時生了翅膀，飛到哪兒去了？四姑娘，請你告訴我。”四妹覺得臉上怪不光彩，一甩毛辮，溜掉了。

三姊妹紅着脖子去找大姐，爭着把客人們說的話向她說：

“人家問得是呀！你們要沒有冷病，就不怕下海去洗澡；你們要沒有輕病，就不怕上山去打獵；你們要沒有心病，就不怕旁人說三問四。妹妹們，听老爹的話，一會兒要看手藝的時候，我們不能再胡鬧了，俗話說，‘蛋碰蛋兩來濫’，我們只要好好做一番事，別人能再咕嚕什麼！”

大姐說完，西山老人就叫她們了。

四姊妹一起去拜見客人，都換上漂亮的衣服。大姐穿件綠衣

裳，二姐穿件紅衣裳，三姐穿件黃衣裳，四妹穿件白衣裳。

客人和四姊妹都見了禮，便請她們顯顯手藝。

大姐說：“我來綉床花毯子。”就当着众人，动了針綫。

眨个眼睛，毯子便綉好了。那上面的花朵千千万万，不但顏色艷麗，并且样子愛人。谷花象扫帚，麥花象狼尾巴。棉桃有笆斗大，豆藤有手脾粗。山茶蕊象銀絲拴了个金彈，水仙花象玉盤里擱了只金碗。成串的、倒吊着的銀鐘是百合，浮在水上蕩漾着的紅船是蓮花。芭蕉叶象綠綢子，人們贊美它是好衣料。牽牛花象支噴呐，人們爭着要把它吹奏。那蘭花，象黃龍伸的爪子，那菊花，象毛獅正在搖頭。還有那塔樣的紅梅、綠萼，傘樣的桃、杏、李、櫻，……真是萬紫千紅，五彩繽紛。众人還沒看清楚，大姐向毯子哈了口氣，只見躺着的花兒都站了起來，挺着身子，伸出枝杆，搖晃着葉片，散放着陣陣奇香。那蜜蜂啦，蝴蝶啦，黃鸝、紫燕啦，画眉、百靈啦，聞到花香就成羣結隊地飛來了。這時，大姐突然把毯子一卷，順手一拋，毯子便騰空而起，慢慢地飛過海子，飛出云外，輕輕落在地上，直把整塊大地都鋪蓋着了。

霎時間，海子里蕩着微波，海岸上出現了籠籠的翠柳，映着山腰一簇簇的桃李，一籠籠的玫瑰，多美麗呵！海子對面不再是亂石坪，變成了一眼望不到頭的平陽大壩，壩上攤着黃燦燦的菜花，翻滾滾的麥浪，大個大個的棉桃，多愛人呵！人們的眉毛笑成了豌豆角。你拉着我，我攙着他，上的上山去了，過的過海去了，他們走進花叢，和蜜蜂粉蝶一齊舞起來，和黃鸝紫燕一齊唱起來。

方圓十萬八千里，處處是一派好風光。只不过，水還是渾濁的，氣還是醜惡的，人們說：“五谷花草，澆不得污水，沾不得髒氣呵！有什麼法子能使花常開草常秀五谷豐登呢？”但是人們——連那些仙家，都只有連連搖頭，連連嘆息。

嘆息的聲音還沒有停止，二姐把鏡子摸了出來，在海子邊輕輕磨了磨，再用手帕輕輕揩一下，鏡子便亮晶晶的了。

二姐把鏡子往天空一拋，只見一個火球，高高升起，金光萬道，射了下來，照得大地熱和和的。不久，渾黃的水，就變得綠澄澄的了，迷蒙的氣，就散開了，藍幽幽的天空，只挂着二姐的一面鏡子。人們長長吐了一口污氣，狠狠吸了一口清氣，又快活了。

和煦的陽光，照着方圓十萬八千里，把五谷變成了珠子，把花朵變成了果子。

二姐的鏡子和人們的鏡子一樣，照了些時間，便得磨一磨，揩一揩。當她把鏡子從天上摘下來時，濁氣又起了，一些鬼蟲子便趁此出來，偷偷地飛進五穀中，爬到花果上，大吃大喝。二姐一見就氣炸了，順手把鏡子搖晃搖晃，鏡子便忽嗤忽嗤發出閃光，把那些破壞五穀花果的蟲子，吓得臥在地上，一動也不動。她再順手把鏡子磨蕩磨蕩，鏡子便轟隆轟隆地發出响声，把那些七歪八倒的蟲子，就震死了。

那鏡子越磨就越明亮，越明亮就越熱，沒多久，五谷熱得低下了頭，花草熱得彎下了腰，飛禽走獸熱得直喘氣，蜂呀蝶呀熱得拖着翅膀，人們也熱得汗淋淋的。二姐笑了笑說：“我要不歇氣地磨了又揩，揩了又磨，那地上就要生煙，樹木就要着火了。”人們說：“這樣熱下去，那這床花毯子就會熱壞的，我們也只有走開了。有什麼法子能讓大家換換氣呢？”但是人們——連那些仙家，都只好抹一抹額上的汗珠，攤一攤雙手。

人眾正在着急，陡的刮來一陣清風，吹得人涼悠悠的，地上的熱氣立刻就吹散了。人眾一看，才是三姐駕了架長着一百片扇子的風車，從西方的雲里徐徐駛來。

車子到了人眾面前，就停住了，三姐從車里拿出金板斧銀鋸

子，作起工來。轉眼間，就打好了各式各樣的車子。風也把五谷吹黃了，棉桃兒吹爆了，果子吹熟了。

三姐把車子分給人們，邊分邊給人們指點：“這嘴巴長在脊梁上，背兒弓弓象駝牛的，是風五谷的風簸車；這四根骨头一根筋，搖起來就吐銀絲的，是紡棉花的紡車；這身子長長象條龍，倒起來喝盡海子水的，是攪水上山的龍角車；這頭兒尖尖兩條尾，一只腳能跑萬里路的，是推東西的鷄公車……”車子多，三姐指點一樣分一樣，人們就駕着車子收割去了。

人多手快，西山老人對面海灘上又出現了一座山，那不是金山，也不是銀山，那是一座珍珠粒似的五谷和珊瑚結似的果子堆起來的寶山。

人們吃着香甜的果子，愉快的笑聲，歡采的歌聲，便包圍了這座寶山。

大家在一起快活，却不見了四妹。人衆正四處尋找，寶山上傳來咯咯咯的吼叫。人衆抬頭一看，才是四妹在山頂上推磨子。磨子隨着她的手腕團團轉，粉就隨着磨子團團吐出來。那粉真白，白得發亮，直晃人的眼睛；那粉真多，象千萬股噴不完的泉水，接連不斷；那粉真輕，一陣微風，便把它卷到天外，从天外又吹回來，在半空中翻舞一會，才緩緩散落在地上。

大家爬上寶山，向四邊一望，呀！方圓十萬八千里已給白粉鋪過了。鋪得又密又厚，找不出一個芝麻大的小黑點。山，都成了銀山，樹，都成了玉樹，到處都是白皚皚的，多潔淨呵！這時，四妹向人衆說：“五谷都磨成粉啦，大家快拿東西來裝吧！”人衆就歡天喜地的動起手來。

四姊妹的活路做完了，海子周圍，寶山上下，响起了一陣掌聲。西山老人問：“客人們！我這四個姑娘的手藝，到底是哪個的好呢？請評評吧。”人們就議論開了：有的說，大姐的花綉得

最妙；有的說，二姐的鏡子磨得頂好；有的說，三姐的車子也打得很不錯；有的說，四妹推磨，推得呱呱叫。究竟誰最出色呢？人們推三十三天外的遠客說句公道話。

“客人們！四姊妹的手藝，真是人人精采，个个出色！我頭髮都老掉了，胡子都長到三千丈了，還沒見過这么手巧心灵的人哩！不是我眼睛看花了，不是我給果子脹糊塗了，實在的，我分不出她們姊妹誰的手藝最高明。大姐會綉花，二姐會給花帶來溫暖，三姐會叫五谷丰收，四妹會把五谷磨成粉。四姊妹好比我們的手腳，離不了左手，也缺不了右腳呵！沒有四妹推磨子，五谷空收成，沒有三姐打車子，白手干活沒得勁，沒有二姐磨鏡子，花早就凋謝了，沒有大姐綉毯子，大地那多荒涼！依我說，四姊妹的本領都不錯！”

人們只是叫好，只是拍掌。

東邊來的客人，誠誠懇懇地向大姐說：“好姑娘，到我們那兒去住吧！我們歡迎你。”南邊來的客人，拥着二姐，都說：“我們那兒有塊又細又光的大石頭，包願你把鏡子磨得亮堂堂的，好姑娘，你一定願意去的。”西邊來的客人，把三姐又扯又拉，說：“我們的好工匠，西方的万万棵梭羅樹在期待新主人，別讓它們望穿了眼睛，我們一塊兒走吧。”北邊來的客人，緊緊地包圍着四妹，都說：“我們那兒沒有象大石頭、梭羅樹那樣珍貴的東西來獻給你，但是我們有千万顆赤誠的心獻給你，盼你教給我們磨粉的本領。”

西山老人高興極了，吩咐四姊妹：“姑娘們，多謝他們的好心，你們就去吧！每天都照樣做活，給大家造福。永遠記住剛才那位老爺爺的話，做事手攪手，心連心，活路才越做越好，人众才越是愛你們，我老头子睡着也會笑醒的。”

四姊妹看見大家那么愛她們，老爹又答應她們出門去做手藝，

都把昨天不快乐的事忘得一干二淨了。大姐首先把花朵分了些給三个妹妹，二姐也願意时时打整鏡子，照着大家工作，三姐送了些風給大家，四妹答应好好磨粉，并且把粉鋪遍东南西北。接着四姊妹就把一天十二个时辰分了，大姐管头三个时辰，二姐管中間三个时辰，三姐管下三个时辰，四妹管后三个时辰。她們的一天，就是我們的一年，照十二个月計算，一人剛好管一季。

次日，四姊妹照着她們的話，各在各的方位上开工了。

時間过得風快，一千年、一万年、十万年、百万年地过去了，这四姊妹还是和和气气地做着工，親親热热地过着日子。

后来，人們看見草綠了，花开了，五谷生長了，就說：大姐在綉花毯子。人們看見藍天挂着太陽，夜空的閃电和辟雷，就說：二姐在磨亮鏡子。人們看見灌溉庄稼、收割庄稼的農具，就說：三姐打的好車子。人們看見大雪紛飛，天地一片白，就說：四妹在推大磨子。

这四姊妹叫什么名字呢？从沒有聽見西山老人叫过，人們真有意思，把大姐叫做春姑娘，把二姐叫做夏姑娘，把三姐叫做秋姑娘，把四妹叫做冬姑娘。

1947.8.收集

1956.9.整理

涌泉珠

据说，川西壩，早前是个海子，后来才变成了平陽大壩。这海子的出現，有个來歷。

很早很早的时候，海子給一羣象馒头和象笋子的山环抱着。这些山都不青秀。春來，山陽还生点乱草，山陰就象剛剃了的头

一样，光秃秃的。只有西边的山上，住了一族姓杜的人，把西山经营了好多年才比别的山绿一些。这山有几个梁子几道山沟，杜家一族的四十多户人家，就分住在山梁和山沟里。他们世代都是生在这里，长在这里的庄稼人，他们的生活很苦：吃的是清水饭，一吹三个波浪；拴的是鸡肠带，打了九个疙瘩；戴的是青丝髻，穿的是肉补衣，垫的是背脊骨，盖的是肚囊皮。

杜家人，因为日子穷困，便和海结下难解的冤仇。提起海，杜家人的血泪都不曾干过，就是日子比众人过得稍好的族长杜全，也曾暗暗地对着海长吁短叹。

原来西山这一带坡地，尽是沙沙夹石头，没有半点滋润气色。人们在这种土上点庄稼，好比在伤心岭上惜苦竹。这已就够受了，再加上连年天旱，雨不降，天天是烈日当空，庄稼呀！就象栽在火盆里一样。人们为了要活下去，为了要收把糠，不能不把海子里的水，一挑一挑地担上坡来浇禾苗。坡又陡，路又远，苗地吃水又多，一天到晚，他们忙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谁知破船过险滩，还要遇到风浪冲，就在这种年成，海子底下的老龙，向杜家伸出了铁钩似的爪子，要他们每年春秋二季，举行祭海大典，投下猪、牛、羊各廿头，供龙宫享用。初初，杜全没有答应，老龙便兴风作浪，淹没了好些田地，吞掉了好些人畜，结底，这恶讨的祭祀，便实现了。但是，人们的肩上加重了万担石头，心里便和海结下这仇恨。

日子过得风快，弹指四年，老龙享了八次盛典，人们却洒了数不清的血汗。

人们虽过着苦日子，还对好光景存有一丝希望。有的人幻想海水能飞升上山，灌溉着坡上的地；有的人幻想在世上找到一个泉眼，永远涌着幸福的泉水。为了要得到泉水，不教老龙年年讨两回催命债，杜全的堂侄——杜成，出门找泉眼去了。时光流

轉，一去就是五年。

一天，天快擦黑的时候，杜成真回來了。他爬上故鄉的山頭，便看見族人們挑水的挑水，趕牛的趕牛，抬料的抬料，扎彩台的扎彩台，吵吵嚷嚷，忙得亂糟糟的。他抽了口氣，屈指一算：“呀！正趕上春季祭海的節氣，後天，就是祭期呵！”

他穿過焦黃的麥地，走下山坡，人們登時丟下活路把他包圍起來，一面替他取下背包，一面拍打著他身上的灰塵，一面就搶著直問：

“泉水找到了嗎？在哪兒？”

杜成靠著一棵柳樹坐下來，慢慢地述說著他出門的經過。

“那天，我一出門，就放開腳步走。我爬過多少荒山，穿過多少老林，走呵走呵！每天，粉粉亮就走到麻麻黑。眼看野草轉綠，又是大雪紛飛，寒來暑往，有五年了吧？可是，我走遍了圍繞海子的羣山，鑽過每個山窪岩洞，都沒有找到一個泉眼。我問過博古通今的老樹，問過南來北往的雁鵝，都沒有見到過一滴泉水。”

“那你白吃五年苦啦！”杜成的侄兒喜娃撫摸著杜成一雙浮腫的腳嚷道。

“工夫沒有白費。”杜成換了口氣，接著說，“今年春天的一個早晨，我走出一座黑樹林，看見一座高聳著的雪山，白皚皚的，直晃人的眼睛。突然，觸動了我的心竅，我想：雪山下面，不是我們的好去處么？我們不是可以搬到那山下去放羊開荒，過快活的日子么？想到這兒，我心頭一亮，很重很重的雙腳就輕了。我哼著家鄉的山歌，三步並成兩步走，不到幾天，就爬上那山頂了。——別打岔我，听下去吧。我到山頂仔細一看，唉呀！哪是什麼雪山呵，那是山頂的白石頭呵！我兩腿一軟，就癱在石頭上。這時，從一個大石頭背後出來一個老漢，花白胡子，拖到他

膝下。他走過來換我坐下，笑咪咪地對我說：‘好心人，你找泉水吧？告訴你，這海子四邊是沒有泉水的。不過，你別難過，世上有顆寶珠，叫涌泉珠，它有櫻桃大，一天到晚，都涌着清泉。’我趕忙問：‘涌泉珠在什麼地方？’他說：‘不知道。’

當時，我就和你們一樣，愁住了。那老漢笑了笑，說：‘愁什麼，我不知道，有人知道。在東海邊上，住着一位海神，你去問他，他定會告訴你。’我听他這麼說，一下翻身站起，謝過了老人家，迈步就走。那老漢擋住我說：‘到東海去嗎？路上難走呀！’我說：‘不怕！’他把我從頭到腳打量一番，說：‘是的，刀尖的山，你爬過，黑漆的樹林，你走過。可是這去東海的路上，有毒蛇猛獸，哈氣成雲，張嘴象門，會吃了你！還有妖魔鬼怪，都是三頭六臂，都會七十二變，會陷害你！’我想了一下，下了決心，就說：‘千難萬難，我也不怕！’他拍着我的肩膀，連聲叫好：‘那我再告訴你一件防身的兵器：化一百家人的銅，打成一柄百家斧，保你能披荊斬棘，誅邪伏怪！’我想再問問海神什麼樣子，見着才好打招呼，誰知一陣清風，那老漢就不見了。我定了定神，才覺出我還躺在白石頭上。我默默地想道：是我胡思亂想，做了一場夢吧？東海？未必……我剛一狐疑，山上的白石頭說話了：

‘相信我的話，定能找到涌泉珠！’

這都是我們大家的福氣呵！承仙家指點我。我立刻對山石立了個誓：踏破鐵鞋，也要找回涌泉珠。我決心到東海去走一趟，但是百家斧，要回來才化得到銅呵！為了找大家湊合我，我就回來了。”

听了杜成的話，人們都感動了。有的願拿出銅燈台，有的願拿出銅刀，有的願拿出銅鏡子，有的願拿出銅鍋，有的在盤算着人家戶數，西山還沒有一百家人呵！

“要那么多銅做什么，又不是打十八般兵器。我回來的路上，化有几十家人的破銅爛銅，銅渣銅末啦，大家再湊上点就行了。明天一早，我就挨家挨戶來化吧！”

“大伯，你把兩腿都走坏了，人也走累了，你就歇下來吧！我到东海去。”

人叢中，冒出个小伙子，棗紅的圓臉，充滿着煥發的神采，一对青幽幽的眉毛，却象兩只打架的黑虫似的，相互咬着，扣得緊緊的，顯得無比堅定。

这个小伙子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和杜成挨棚坐的，他堂侄——杜仲。

杜仲同族中的伯叔兄弟們一樣，从小就跟他爹种庄稼，抛粮下种，使牛踏耙他都会。在他滿十六歲那年，正是老龍喊祭海那年，他爹死了，媽也老了，他一个人便担起持家的担子，勤巴苦做地耕着他家在东坡开的兩畝山地。農事多的季節，他在地里忙，忙过了，又到老林里去打獵。他打獵也不比做庄稼弱，只要林头有个風吹草动，他就曉得飛过什么鳥，跑过什么獸。長年的磨練，使他習成一手好箭法，跑得最快的野兔，只要他箭一离弦，就不怕它逃進月宮；飛得正欢的鷂子，只要他弓一开，就管教它从云端里栽下來。他待人極好，不論長幼親疏，都是一樣，帮大家挑水啦，耕地啦，庄稼熟了时守夜啦，人不求他，他也願帮忙的。

筹办祭海的事，也离不了他。他剛同几个哥弟抬料回來，就碰上海边發生了連串使他憤怒的事。

他听完了杜成的話，再也忍不住心头那口惡气了，打定主意，决心去东海。

“你？”杜成含着笑，看了看坐在他身旁的杜仲娘，搖了搖頭。

“大伯不怕千难万难，我还怕嗎？”

“老虎看見他都要發抖，他还怕啥呀！”

“大伯，”杜仲咬了咬牙，“大伯，讓我去吧！這日子我過不下去了。這次籌辦祭海，祭牛溜跑了，象瘋了一樣亂奔亂闖，把二娘的腦壳撞破了。清早，九爺爺為了担水灌秧脚田，跌下了岩，把命也丟了！哪次祭海我們不死人？這都是惡龍作怪，帶給大家的苦難呵！大伯，我實在看不下去了，為了不再給惡龍欺負，為了大家要活命，我去找海神吧！”

“你有老娘呵！是呀，你不能去呀！我去吧。”喜娃瞅了眼杜仲又瞅着杜仲娘。

杜仲娘站起來說，“別擔心我老婆子，我寧肯忍受母子分離的苦痛，也不願受這惡龍的烏氣呵！”

杜仲看看他娘，海風正吹動她鬢邊的白髮，話句雖有點兒悲愴，神态却很安詳，於是，他的心更安定了。

“我一定去東海，明天就動身。”

杜仲雖說明天就要動身，可是眼前的事情又把他留下來！第一，杜成要兩天才把百家斧打得好；第二，杜全希望他祭了海再走；第三，成熟的麥子還在地里啦。

晚上，為了不讓海邊的野鴨子來偷吃麥子，他照舊到海邊去守夜。

他掛上箭壺，背上鐵弓，正朝海邊走，迎面來了喜娃。他不忍和杜仲分別，特地跑來陪他堂哥的。杜仲本不讓他熬夜，但喜娃百般糾纏，就只好答應了他。

海上吹着微風，沙灘上的葦葉發出輕輕的响声，夾着隱約的野鴨叫喚聲隨風傳上坡來。杜仲提了提衣領，摸了摸箭壺，緊扶着喜娃的肩膀，大步大步地走下灘去。海上正冒着水氣，白茫茫

活象下了霧罩，把环海的羣山都籠住了。天空是灰蒙蒙的，星星象半死的貓兒眼睛，昏黃黃地眨着。

不久，月亮出來了，象一面才磨過的圓鏡子。海上的霧罩也散了，水面閃躍着微微的銀波，對門的遠山也露出來了，淡得比白天看去還有趣，還可愛呢！杜仲在海灘上守夜，哪月不守個二十來往回，可是，這么明光湛亮的月兒，這么美麗的景色，是他從來沒有遇到過的。他想：月亮這么明，正是野鴨子搗亂的時候，便目不轉睛地盯着葦叢。

忽然，海面響起了鳧水的聲音，杜仲迎着聲音望去，只見水面飄來一個黑堆子，堆子上挂着兩盞綠色的球燈，忽明忽滅地閃光。杜仲仔細打量，是一個從水里探出的鯢魚頭，翹着兩根長鬍子，慢慢地向西山游來。杜仲毫不驚詫，蹲在蘆葦叢處，輕輕取出一支箭來，搭在弓上，只等那魚游到近處。誰知那魚順着西山游了半轉，便急匆匆地把頭一埋，不見了。

杜仲失望地收了弓箭，掉頭一看，喜娃早已吓呆了。他只好打發喜娃回去。

“連這個蠢東西也怕，還要到東海去問涌泉珠？”

隔了一會，海上銀波蕩漾，一座白色的卷樓從水里慢慢鑽出來，升到有丈把高光景，就現出一座平台托住了它。杜仲揩揩眼睛，心里驚叫起來：“呀！竟是一只樓船呵！”那船上都是些穿着艷麗、打扮漂亮的女郎。

伴隨一陣細吹細打的樂聲，樓船開始划行了。八對橈片，一齊起落，驚動了躲在蘆葦里的野鴨，三三兩兩，嘎嘎地拍打着翅膀，亂扑亂飛。船上的姑娘們拍手叫好，都慫恿一個穿紅衣裳的姑娘，要她亮一亮箭法。紅衣姑娘推不過，就接過早已備好的紅弓紅箭，對准了掠過船頂的大野鴨，嗖的一箭。不偏不歪，就射中了。那鴨野性很大，帶箭直飛向西山，杜仲看得手痒，張弓